

灯下香草◎著

# 有生之年

As Long As I am Alive

从前和现在，过去了，  
再也不会回来。命运  
不能更改，好好活着，  
守着亲人，活好当下，  
珍惜现在。

生活，不就是这样，  
有点苦，有点甜，  
有点遗憾，有点留恋。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  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UBLISHING HOUSE

灯下香草◎著

# 有生之年

As Long As I am Alive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  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有生之年 / 灯下香草著. — 北京 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090-1444-8

I. ①有… II. ①灯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199232号

---

书 名: 有生之年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 100860 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 010 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 010 ) 83908409

( 010 ) 83908455

( 010 ) 83908377

( 010 ) 83908423 ( 邮购 )

( 010 ) 83908410 ( 传真 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09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1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444-8

定 价: 46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  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在人生的长河里，在浩瀚的人海里，我活了好多年，见过、听过、经历过很多人和事，这些故事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，随着我的呼吸渗透在我的生命中。有一天，我提起笔，将所有被我私藏的过往诉诸笔端。亲爱的，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的分享开始了……

——灯下香草

看的是别人的故事，思索的是自己的人生！

愿每个人，平静，安好！

## 目 录

### 壹

#### 那温暖，那疼痛，那爱情

- 我是他永远过不了门的妻子 / 03
- 婆婆的爱情 / 15
- 红姑奶奶和她的半截男人 / 22
- 顺子和他的相好 / 28
- 我和唐欢喜的情事 / 34
- 张大花押夫 / 45
- 有情人终是兄妹 / 54
- 不是因为新欢放弃旧爱 / 69
- 一生所求 / 86
- 我活我的，与你无关 / 101

# 目 录

## 贰

那山水，那土地，那世人

我的伴儿 / 109

杀儿的母亲 / 117

过往 / 123

会算命的那位大叔 / 130

那个人死了 / 136

两个爹的孩子 / 143

一枚祖传戒指 / 151

我和一个男老师的故事 / 158

春姐之死 / 169

肖美丽和她的狗 / 175

# 目 录

## 叁

### 那苦乐，那年华，那血脉

老爹 / 185

无处安放灵魂 / 192

做鞋 / 200

爷爷 / 206

后妈 / 214

被姑姑托起的人生 / 221

她有一个出轨的母亲 / 230

站在爱情之外 / 238

哥哥 / 244

和恶婆婆过招 / 251

吵架 / 264

咱俩不结婚，我也可以爱你一辈子 / 269



# 壹

那温暖，  
那疼痛，  
那爱情





## 我是他永远过不了门的妻子

我叫于小悦，他叫石大强。

初中时我俩是前后桌，我在他前面，他在我后面。

我明明是个女孩子，活得却像个假小子。

那时候，男生和女生相互不讲话，怕传出闲言碎语。可是谁都不怕和我讲话，别说讲话，就算有的男生拍拍我的肩膀，大家都司空见惯——我太像男生了，只是长了一张女生的脸而已。

我和石大强都是语文课代表，语文老师特喜欢我俩。

石大强的字写得特好，作文写得也不错，不过只在班里当范文读一读。我的字写得虽然不好看，但作文超级棒，不光在班里读，还在当地的刊物上发表，时不时还拿点稿费。

别看我平时留个短发，大大咧咧的，但普通话说得好，有时候还显得蛮文静的，只是有时候。

那时候，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写日记、练字帖，还要每周检查。我和石大强每次每人要抱着一大摞本子给老师送去。路上，我俩总是不停地相互攻击，有时候用手，有时候用脚，更多的时候用语言，攻击过程中，怀里的作业本不停地往地上掉，然后我们就不停地捡，有时“哗啦”一下全掉了，两人无奈地对视一眼，再蹲在地上一一起整理。

都说我和石大强像哥们儿，我一个小小女子，怎愿意跟他称兄道弟？

一次中午快上课的时候，石大强刚回座位，我就听后头“吭噎”一声，回头一看，石大强后面的同学用脚把他的凳子勾走了，他一屁股蹲在地下，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。

我皱着眉头看他坐在地上疼得咧嘴，就冲他后面的男生喊：“胡闹，你不怕把人摔死吗？”

“石大强，你搭档心疼了嗨！”那个男生阴阳怪气的，没看到石大强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
周围的人笑得更热烈了。

我生气了，直接走到那个男生旁边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又把他的凳子踹到他身上。

这是我第一次跟男生动用武力。

别人都不敢笑了。

“喂，你太狠了吧？”那个男生边爬起身边冲我喊。

我回他一句：“我没拿凳子砸烂你的头，已经很仁慈了。”

我把石大强从地上往起拽，其他同学看着他站起来都困难，有些怕了，旁边两个同学一块帮我将其往起拽。我把凳子塞在他屁股底下，他一坐又站了起来：“哎哟，疼！”

我皱着眉头把自己课桌里的大红围脖拿过来，叠好，垫在凳

子上让他坐。他有些不好意思道：“你这……我这……我再给你坐臭了……”

“臭了还我条新的！赶紧坐吧！老师要来上课了。”

后面那位同学有些紧张地把头伸了过来：“喂喂，大强，对不起啊！我只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你会摔这么重。不过，悦哥已经把我揍了，她替你报仇了，你原谅我哈！”

我冲他一瞪眼睛，他又赶紧把头缩了回去。

……

第二天，石大强一瘸一拐地挪进教室，怀里抱着个棉布垫子。

我惊讶地望着他问：“你咋瘸了？昨天放学看你走的时候没事啊？”

“睡了一宿差点不能走路，骑自行车都抬着屁股。我妈给我做了个棉垫，还你的大围脖，我让我妈给洗了哈，你闻闻，香的，上面没有屁味。”

那段时间，石大强挺可怜的，课间操不上了，体育课不上了，早晨上学时直接带饭来，中午不回家了。住校的可以去宿舍休息一下，石大强是走读生，吃完饭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，有时候坐久了，屁股也受不了，就再站一会儿。

那段时间，我中午不回宿舍了，也在教室里吃。收发语文作业时，我也不让他动，自己来，石大强总是不好意思，说：“老于，你辛苦了，总是让你一个人忙活。”我回他一句：“歇着吧你，腓不疼了再说！”

从那以后，班里没有同学搞勾凳子的恶作剧了，都怕把人摔成他那副惨样。我冲他翘大拇指：“石大强，你的腓没白疼。”

后来，我们一起去县城读了高中。他在一班，我在四班。

高中要买的课外习题集特多，我俩都是手里没余钱的困难

户，如果他买数学，我就买语文，两人换着用。

慢慢地，一班和四班的同学都知道了……唉，说来惭愧，都知道我是石大强的悦哥。其实这时的我已经不和男生大吵大嚷大喊了，在新同学眼里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。

好多人都奇怪石大强为什么喊我“悦哥”。

石大强跟人解释：“你们要是认清于小悦的本质，也会称她‘哥’，大气、仗义、文武双全、天不怕地不怕，能替小弟出头……”

那天，他在我们班教室门口这么夸我的时候，被我听了个正着。我走进去拿出他要取的那本习题集，递给他：“赶紧滚，以后别在我的教室门口胡嘚吧！”

“是，悦哥。”

别人都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有一天，石大强跟我来借钱，说他喜欢上他们班的一个女孩，对方马上就要生日了，想给她买个礼物，可钱不够。

我瞪他：“你不好好念书瞎折腾啥？”

“我真的很喜欢她，看不到她心里就跟猫抓似的。你帮帮我嘛，我要追她。”

看着石大强那可怜兮兮的贱样，我心软了，把钱掏出来给他。

我心里恨恨地、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天天整这些个男盗女娼，要是考不上大学，不被你爸妈削死才怪。”

“放心吧，不耽误念书，啥时候都是我悦哥给力。”他拿着钱欢天喜地地跑走了。

之后有十几天，我顿顿吃馒头，然后买一份可以无限续碗的紫菜蛋花汤，照着自己脸的倒影稀里呼噜地喝。

那段时间，石大强很忙，忙得连换习题集的时间都没有，都

是我到点给他送过去。我没问他喜欢的女孩是哪一個，默默地想象过很多次他追女孩的样子——他到底会怎么追？

那天，我又在食堂稀里呼噜地喝汤，见石大强和一个女孩走进来，他先用手擦了擦座位，让对方坐下，然后自己去窗口打饭。

我坐在角落里，斜眼看着他们。

石大强的脸笑成一朵花，屁颠屁颠地给女生夹菜，递纸巾。

那女孩的头发长长的，扎成马尾，垂在背上。她还有一张白皙的脸，但脸上没有表情，既不快乐也不忧伤的样子。

我看着石大强贱不拉几的样儿，心里替他不值。这么一想，我看不下去了，直接走出餐厅。

后来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石大强来找我，少了平时的嬉皮笑脸，多了几分忧戚。

不等我问，他自己开口了：“追了那么长时间也没追上，她跟六班一个学画画的好了。”

“强扭的瓜不甜，专心学习吧！想想明年要考哪个大学。”

“唉，学习！我要学习！我要考山大，我的目标是山大。”

石大强拿着习题集走了。我望着他孤单的背影出神。

后来高考前的几次模考，石大强竟然也进了年级前十，虽然还是排在我的后面，但我知道他真的用功了。

自从那个女孩拒绝了他，我感觉石大强变了，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，再也不是那个嬉皮笑脸的小男孩了。

再后来，我和石大强都考上了山东大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石大强非常意外：

“你的目标不是人大吗？”

“我怕我适应不了北京那个大城市，也报了山大。”

“那敢情好啊，咱俩又在一块了嘿！”

是的，我俩又在一块了。

我们一同在山大上了不同的专业，还是时常见面。

一次，我看到他和几个男生在操场上打篮球，旁边有个女生很乖地在那里坐着，当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女生给石大强递上一瓶水，石大强开心地接过来，猛灌一气。

这家伙这次真的是恋爱了。

我走开了，微风吹着我的长发，对面有几个男生走过来，其中一个对我吹口哨。是的，我再也不是假小子样了，我长大了，变美了，进入大学后再也没像以前那样大喊大叫过，我很女生，很文静，很秀气。

我冲那几个男同学微微一笑，吹口哨的男孩脸红了。

我突然莫名地想哭，为什么冲我吹口哨的人不是石大强？为什么他看不到我变美的样子？

在校园里，一直是我独自走在风里，走在雨里，走在盎然春意里，走在夏季的热浪里，走在秋风的萧瑟里，走在冬天的皑皑白雪里。

这些年，我都是独自一个人，一直一个人。

我希望石大强陪我走在一起，希望在我身边的一直是他，永远是他。可是，石大强离我越来越远。

有一天晚上，石大强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和他一起去吃饭。那是他第一次主动约我。

我穿着厚厚的靴子开心地踩在雪地上，脚下“咯吱咯吱”地响着。我用我的大红围脖把脸紧紧地裹住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在橘黄色的路灯下，我快乐得像只在雪地里雀跃的精灵。

到了地方才发现石大强已经喝了好几瓶啤酒了。

“悦哥，坐，咱哥俩喝。”他醉醺醺地对我说。



“你又咋啦？”

“老子，你说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她不要我了？她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”他嘤嘤哭起来，像个孩子。

“你何必呢？”我坐下来，也给自己倒上一杯酒。

“于小悦，你什么都不懂，来，喝！”

我和他碰一下杯子，一饮而尽。

“我那么爱她，她却不要我。”此刻的石大强像个怨妇。

我白他一眼，又给自己倒满一杯酒，梗着脖子灌下去。

石大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，真是脏死了。

“走，别喝了，我送你回宿舍。”我把他拉起来，把棉衣的拉链给他拉好，摘下我的红围脖，把他的脸围得严严实实的，结账后，搀着他往外走。

外面全是雪，很白，很厚，很冷。

石大强的胳膊挂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一只手抓着他的胳膊，一只手环住他的腰。他还是呜咽地哭着，像只受伤的狗。我的心很疼，鼻涕和眼泪在脸上乱飞。

石大强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好爱她，我真的好爱她，可她为什么非要离开我？”

“够了！”我一下子把他扔在雪地上，“瞧你这怂样，为一个女人，你至于吗？”

“至于！”他趴在地上冲我喊，“你没爱过，不知道爱一个人心里有多痛！”

“你个王八蛋！”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，“就你懂爱情，就你是情圣！痛吧，痛死你个王八蛋。”我用袖子抹一把眼泪，气呼呼地往前走。走了五六米，我又返回来。石大强还趴在雪地上呜呜地哭。